

七十年很快。七十年的上海少儿社一直在。最早阅读过它的童书的小孩子们,已经是曾祖父曾祖母了。

它的刊物、读物,也包含了年纪级别,犹如从托儿所,一直到中学,从娃娃到少年!而最老的年纪是一百岁的《小朋友》。

它是丰富得有些奇妙的。

很长时间,它像一匹高大而又和蔼的大马,一头勤劳又恭敬的黄牛,一只四处寻找、细心品尝新草地的山羊,一只分外可爱却分外有规矩的兔子,只路路地走在奔在最前面,但不呼喊,不“广告”,不歌颂业绩,不朗诵雄心,优雅得真正像上海。曾经的那个上海延安西路上的1538号,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上海花园,静悄悄的美丽,呼吸出的全是花香味。优雅在气息中才是真优雅!

走在这个花园里,你如果想学习一下儿童文学,童书的艺术,几乎每一个迎面走来的人,都可以指点你!它的编辑里小说家、诗人、评论家,一长串。

而且都是笑嘻嘻的,保护着你的尊严和信心。

这个美好的花园,是个第一流

我总以为,虚谷出现在晚清海上画坛,是对当时的艺术审美开了个玩笑。你看,他奇特的构成与富于装饰感的变形,还有那颤动方折老辣的线条。今天的我们才恍然大悟,原来是那么的有趣,而这竟前瞻了一百多年!这一切犹如他自制了一个“虚谷时间囊”,是让我们这个时代来打开欣赏的。

那时期的艺术审美,新旧交割前行,他的独行,显然是对旧习的挑战,一如他笔下那“战斗的线条”(郑振铎语)满怀激昂。

一个清代参军,主动脱离与太平军的战事,披上僧衣,成了往来苏浙沪的人世画僧。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他俗世中逆行的心情,但仍可从画迹来推想他的某些心事。“别来沧海事,语罢暮天钟”。

然而,这种逆行并不是说他在当时了无知己。翻开他“朋友圈”,我们得知,任伯年、高邕、吴昌硕等都是他的知交,这些人后来成为海派书画的巨匠与名手,撑起了海派的江山。

与虚谷交往最深的当数高邕了。说起他,豫园那“海天一览”的巨匾就是他挥如椽大笔书就的,每每仰望,曾激荡澎湃着我年少的心灵。高邕所藏虚谷的书画精品最多,上博藏有上款为邕之的虚谷联:“雪月梅花一梦,琴书灯火三更。”句挂书拙,意境高逸。他也作隶书,曾见其“奇石秋千古,好花春四时”,用笔方拙,体势飘逸,笔力老辣,功力深厚。而其小函札,更是帖中蓄碑,雅中藏拙。如此种种,可见虚谷在书法,尤其是碑学上的探索与倾力。

从某种角度而言,对书法侧重的态度,其实就是中国画家,尤其是写意画家的态度,同时也是往后发展的基石。

每一次别离都是为了更好地相逢。从徐汇区图书馆的“小别离”到徐家汇书院的“喜相逢”,这一次我们用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。

2019年底,因闭馆修缮,徐汇区图书馆与读者们暂时“小别离”。还记得12月31日那天,很多读者和我们一起守候着灯光逐层暗去缓缓落幕,他们还图书馆留下了温暖又走心的留言:“图书馆陪伴我成长,希望很快可以再相见”,“只有逗号,没有句号”,“谢谢长久以来默默地陪伴”,“徐汇区图书馆就像一位默默无闻的朋友,教会我‘睁开眼睛看世界’,领会世间的人生百态”。

闭馆了,我们却并不希望只是简单地把图书打包放进仓库束之高阁,因此尝试开展了“把徐图带回家”的活动,也就是说,让读者们可以借走更多的图书,或保管在自己家中,或与周边同好者分享阅读,这一活动得到了读者们的

的文学和童书的学校,虽没有教科书和板书,经验性、实在性、灵活性、可靠性……都超过了一些大学的讲义、课堂和滔滔不绝。

童年,我阅读过它的《少年文艺》,长大后,我接受了它的培训,为它写故事,写书,写得很普通,却总被鼓励。结识师长,结识朋友,结识童年文学正统的样子,结识了如同

叮叮当当的满心敬意

梅子涵

陈伯吹先生那样的一身、一生的文学情怀和正气,把儿童文学的大旗在中国挥舞得哗啦啦鲜艳;任溶溶先生那样的一身、一生的生命趣味和勤劳,翻译了世界儿童文学经典的半壁江山,阅读过的小孩子再不会没头脑和不高兴;圣野先生的天真和遍地诗性;鲁兵先生真挚的儿童文学大教育关怀,是《爱的教育》的中国传人;任大霖先生温暖的小説和豁达的领导智慧,温文尔雅,力量深沉;任大星先生的“先生气”和顶真,他总是点着支香烟,想着满篇小说,吸进吐出,平静却透彻的快活;洪汛涛先生的热心、热情,厚厚的笑容,敞开着迎接你,是一个真切的善意饱满的马良父亲;施雁冰先生高雅、柔和、知性洋溢,踏进她领

导的文学编辑室,犹如站立于母亲面前,没有丝毫胆怯,说出再幼稚的年轻话,她依然笑容如月光,难得的珍贵;周晓先生青年导师般的温暖的爱,像一个轻轻松松的好朋友,以自己的理论之笔把那十多年间的还很青涩的年轻的写作者们,一个个扶上了后来驰骋的文学马背;于我最黯淡的年月派人想把我拽入文学之列的洪祖年先生,那个炎热的夏天七月,他委派了寡言善良的徐九生先生为我奔走,汗流浹背……

他们是中国儿童文学的一支多么雄劲的文学师资,是我们的真教授,真导师,真友人!

亲爱的七十岁的少年儿童出版社,我们爱你!

中国无数的七十年间的小孩们爱你。

当我是一个小孩的时候,每个月一本新的《少年文艺》,由邮递员骑着自行车叮叮当当响着铃送来,我心里也叮叮当当开心。

我现在,叮叮当当写出这一个个心里的字的时候,心里也叮叮当当当地激动。

读过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书的孩子,长大以后,心里都会有些叮叮当当的自豪和诗意,这不是任何人告诉我的,是我自己愿意相信和听见的。

夜光杯

“医者仁心”,医者不仁,不如无医。救死扶伤,可是医者的“太上德行”。

“医”在字形上究竟有什么深长意味?就“医”字本身来说,古已有之,从匕从矢,表示收藏箭只的容器,比如篓筐等。容器怎么会变身“治病的人”?有一种说法,其中的矢,是疾的省略,表示匡约、控制疾病。这样一说,“匠”等带“匚”的字就无法解释了,把斧头收起来不让用,还做什么“匠人”?如果这个“匚”并非篓筐之形,而是拔箭用的丁钩器具,倒是说通了“医”的本义。

回溯字形变迁的过程,原来与“医”字合并的繁体“醫”字,才真正携带并传递了治病的信息。从“毆”,有的理解为治病时发出的叩击声,有的解释为病人发出的呻吟声,还有的则认为是手持器械把箭从人体上拔出来医治伤痛。组装型的合体字往往都会出现这类多重会意的情况,也无妨“望文生义”。至于有人将“醫”理解为喝酒抗瘟疫的“中国智慧”,也许是贪杯者的借口吧。

但是,最具有说服力的仍然是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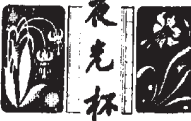
到原型字。石鼓文显示,左边的“医”,显示的是一个身中箭伤的人。所以,可以确认“毆”就是用器械把箭从人体上拔出来。如何缓解拔箭手术带来的痛苦?箭伤造成的伤口感染又如何处理?这就体现了“酉”也就是酒的作用。“醫”似乎反映了这一治疗方式。延续至今,外科手术一般都要用酒精来消毒治疗;兴许经常与酒精打交道,据说不少外科医生酒量好生了得。这不算“医”的一个有趣基因呢?

与“醫”有关的,还有一个异体字,就是“𩇛”。下面的“巫”反映了“巫”与医的同源。旧时,巫师不仅“跳大神”、念符咒,还兼带治病。“巫医乐师百工之人”,侧身“百工”之列,“巫医”地位还不低呢。但随着科学的昌明,“巫”从医的行列里消失,也是势所必然。

“医”具有抗击、抵御、控制、驱除、治理的义涵,是生命的守护者。“上医医国,其次医人。”大相如医,大丈夫自然也不失医者之风。大医精诚,担当、呵护、仁爱、谦和、清正、专业,以至于“懂你”,不正是“医”的熠熠风采吗?

——趣解汉字「医」——
沙水清

「上医医国,其次医人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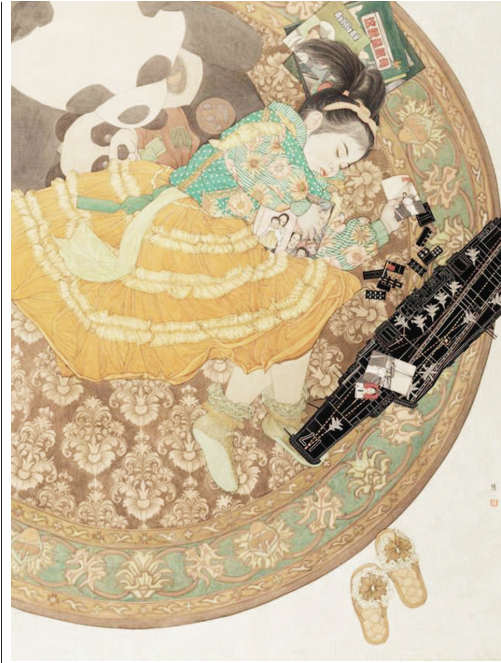


比赛,却引起虹口体校乒乓球教练丁树德的关注。不久,我便接到通知,到位于武进路乍浦路口的体校乒乓球馆参加训练。在那里再次与昶元相逢,不久他就入市队,并在全国比赛中战胜过名将廖文挺……

那时为培养虹口区乒乓球后备力量,丁指导曾就哥哥朱大路和我是否进少体校事宜,两次登门家访。说真的,当时父母不太愿意让我们当专业运动员。但在丁指导的说服下,他们终于表示同意。但结果我俩都考进了市重点复兴中学,

不能转学至体校。这让丁指导有所失望。数年后,他在“树德酒家”请我俩吃饭时还谈起此事,并风趣地说当年少体校想把你们兄弟俩一网打尽”,结果你们都成了“漏网之鱼”。席间,我们发现他两鬓已有不少白发……

1961年4月,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,这时全民关注和参与乒乓球运动的热情无比高涨。特别是在男团决赛中,徐寅生大扣日本选手星野十二板的实况转播扣人心弦,马



盼归 (中国画) 徐亚慧

上成为了人们饭后茶余的热门话题,同时也将弄堂乒乓推向高潮。记得当年我在家门口用洗衣板搭台打乒乓球时,一直借用底楼邻居韩济民家里的四张方凳,结果让韩叔一家经常站着吃饭。有一年春节,韩家来了很多客人,而那天我和韩叔的长子韩光平正搭台打得兴起,丝毫没有察觉到客人们无法入座的尴尬场面。最后还是韩叔出面提议让我们再

打一局后收场。“这一局只打六分!”一位身戴武汉水利学院校徽的大眼睛姐姐特地关照我们。

记忆犹新的还有当年在“北大荒”的乒乓不了情。1971年,我作为主力队员参加团部集训,经常步行十公里回到住处……数年前,上海曾举办过一次黑龙江建设兵团回沪知青乒乓球友谊赛,吸引了很多人,大家各显其能,不亦乐乎。那天,周禹鹏副市长以“北大荒荒友”的身份到现场助兴并主持了开幕式,他还挥拍上阵,姿势非常潇洒。

乒乓球运动,一直伴随着我的人生。近年来,无论在意大利讲学,还是在美国社区造访,我只要有就会活跃在乒乓桌前。2017年,我曾专门去参观尼克松图书馆,回顾了当年“小球推动大球”的这段历史。我感到,通过这一小小的银球,不仅仅是为了增强全民体质,更为重要的是彰显我们每个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。



欣闻市运会召开,我们这些市运会的同龄人回望申城全民运动的发展历程尤为感慨。

在记忆碎片中,对风行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弄堂乒乓场景印象最为深刻,尤其在历届市运会召开期间,我们都利用课余时间,在弄内的水泥地和居家的洗衣板及餐桌上挥拍,往往在一张简易乒乓桌的参与者达到一二十个人。而这些简陋的球桌上有不少缝隙,球弹在上面会突然拐弯,“塌却宝”就此成为这种怪球的专用名。当时,我的球技就是从“塌却宝”中逐渐提高,与父亲和哥哥的指导分不开。父亲擅用光板,曾在沪东工人俱乐部等地享有“光板爷叔”雅称。哥哥曾是虹口区少年乒乓球队一员。为此,我10岁进小学校队,两年后获少年级运动员称号,并在1963年虹口区小学生乒乓球男子单打比赛中进入前八。记得在与当年男单冠军姚昶元的对决中,第一局双方打到19平时,他连吃我两个逆转发球而输掉这一局。虽然最后我输了

市运同龄人

的图书馆,并不一定很大、很漂亮。并不一定拥有最好的设施、最高效率的馆员或者最多的读者。一个伟大的图书馆是在给予。它深深地与社区生活融为一体,变得必不可少。一个伟大的图书馆,谁也不会特别注意,因为它始终在那儿,但总是拥有人们所需要的东西。”

今年是徐汇区图书馆建馆65周年,我们将在全新的馆舍“徐家汇书院”与读者“喜相逢”,给读者朋友们一个大大的惊喜。从建馆之初仅有一万余册藏书、100平方米阅览室、5名工作人员,到如今徐家汇海派之源核心位置里一座书的殿堂,“徐家汇书院”面积近2万平方米,800个阅览座席,是一座集图书、科技、博物、美术、旅游等多元功能高度融合的开放性、复合型图书馆,更是市民

们将在全新的馆舍“徐家汇书院”与读者“喜相逢”,给读者朋友们一个大大的惊喜。从建馆之初仅有一万余册藏书、100平方米阅览室、5名工作人员,到如今徐家汇海派之源核心位置里一座书的殿堂,“徐家汇书院”面积近2万平方米,800个阅览座席,是一座集图书、科技、博物、美术、旅游等多元功能高度融合的开放性、复合型图书馆,更是市民

从“小别离”到“喜相逢”

房芸芳

热烈响应,甚至有浦东的读者带着借书箱来借书,要带回小区与邻居们共读。我们为小读者准备的则是“盲盒”——随机打包的十册图书,因为我们希望孩子们拓宽视野,或许其中一本平时根本不会翻阅的图书,可能就此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

事实上,在此期间,我们的馆舍虽然与读者“小别离”,而阅读这件事,却是从来不曾别离:我们带着“悦读护照”进校园,在线上打卡阅读四季,“穿越都市邂逅文脉”走进徐汇,还与各种空间合作打造市民身边的“灯塔书房”,既让阅读这件事像灯塔一样照亮我们的生活,也通过活动等培育市民读者成为移动的“灯塔”,去点亮更多人的生活方式。就像多年前曾风靡一时的《小猫杜威》中所写的:“一个伟大